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六

人部四十五 富 附戒懼 驕佚 禍難 貧富 吝嗇

富一

增釋名曰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易曰富家大吉 又曰富有之謂大業 詩曰哿矣富人 書洪範五福二曰富 又曰既富方穀 又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禮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

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 又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之急莫大乎使人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韓詩外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

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
孫　戰國策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
務富其民　又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鬭雞走狗六博蹹踘者臨淄
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
殷人足志高氣揚　史記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
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
附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又曰今有

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又曰夫用貧求富農不

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前漢書曰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　公孫宏策曰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老子曰我無事而民自富　管子曰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　莊子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無所不有也　韓非子曰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　淮南子曰得道者不待財而富　說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

餘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恚此君子之富也　論衡曰百金之家境外無絶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吝之人越境而布施矣　鹽鐵論曰古者無出門之祭今富人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牛殺狗鼓瑟吹笙　又曰古人無杠樠之寢牀栘之案今富人䌌繍幃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　又曰古者無茵

席之加旃蒻之美今富人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獏皮代旃闒坐平莞　又曰古者土鼓凷音塊枹音桴擊木拊石以盡其歡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人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　又曰古者庶人鹿菲草芰縮絲尚韋而已今富人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芰狗官　原初學記曰夫貴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乃為富也然欲富者非為

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願也　增唐書曰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人以為富者　宋紀程頤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　宋蘇洵曰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

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　蘇軾曰夫民方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寛然而有餘及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是以富而愈貪　文獻通考宋葉適曰今俗吏欲抑𢷬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為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

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假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　歐陽修曰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

富二

增漢書曰生人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五帝紀曰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　五帝外紀曰帝堯巡狩至於華華封人祝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　漢鼂錯傳曰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　禮記曰殷

人貴富而尚齒　晉書曰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漆絲之會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於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有其儀宴享有其制家殷國阜遠

至邇安商周之興用此道也　國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韋藩蔽前後木楗木簷也以過於朝惟其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

無尋尺之禄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　史記管仲列傳曰管仲既任政相齊在海濵通貨積財富國强兵　左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注貴玉得富意以與得玉者而遣歸焉　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乗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

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又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衞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著猶居也音貯　劉向新序曰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鍾石之懸

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顔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　韓詩外傳曰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

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
予與意者其志與　列子曰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
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也一年
而給二年而足三年而富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
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
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君之財
向氏以為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
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

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奚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　列女傳曰周陶荅子為陶大夫治陶三年家富三倍其妻諫之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何也飽其志飢其腹將欲以澤其

毛羽而成其文章也故藏而遠害豕不擇食以肥身坐而須死夫子治陶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逢禍必矣

漢書食貨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壊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　史記貨殖列傳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又趙世家曰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

之可貴之則否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疎而民富　漢書陳平傳曰平少家貧無與婚者有富人張負

謂子仲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遂以孫女嫁之

又曰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史記曰鄧通

蜀郡南安人也文帝說焉賞賜通巨萬以十數使善相

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

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　魏其武安侯傳曰武安侯田蚡孝景后同

母弟也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

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

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梁孝王世家曰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又貨殖傳曰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戴角者曰脂無角曰膏）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

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又曰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擄畧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擄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

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司馬相如傳曰臨卭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户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王充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拾遺記曰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餘人以黄金為器攻治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鍜

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寶夜日晝星富無匹　蜀志曰糜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財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庭　三國杜畿傳曰畿為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　王世貞宛委餘編曰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

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岐公悰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羮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廚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用食物椀器至三千事

陶潛搜神後記曰晉太元初廬陵巴丘人文晁者一作周晃世以田作為業秋收已過刈穫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穫所穫盈倉於此遂為巨富

晉書石崇傳曰崇字季倫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

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罕所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怳

然自失矣　陶侃傳曰侃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　刁逵傳曰逵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田有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貲稱是　隋書曰隋文帝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搆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

調全免　唐書曰貞觀初户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户不閉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　又曰天寶時海内富實斗米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税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　獨異志曰唐明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

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　唐書

楊貴妃列傳曰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

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他第有勝者輒壞

復造務以瓌侈相夸詡每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

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

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郭子儀

傳曰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

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

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元載傳曰載久得君
關通貨賄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為冠近郊
作觀榭帳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别墅疆畛相望具數
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大歷十二年詔賜載自盡
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獨異
志曰唐宰相王涯庭穿大井以珍珠瓚璧投置水中汲
水供涯飲後肉色並如金　五代史房知温傳曰知温
在鎮積貲巨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伎游嬉卒於

官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為富家云　遼史曰契丹舊俗其富以馬　稗編元漕法志曰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户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黒印朱加紅富遂埒國　又曰明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為江南第一家二子茂旺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黄金百斤甲馬錢穀多取

資於茂茂後得罪發遼陽從戎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明初政記曰洪武嘗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以田賦較之惟江浙多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十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上曰富民多豪强故民受其累宜名之來朕時勉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富三

原素封 丹穴上詳富一　漢書巴寡婦清先得丹穴而擅其利以致富 金溝晉書王濟傳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 錢井風俗通河南平陰麗偸遭倉卒之時隨母流轉客居廬中鑿井得錢千萬遂因得富 銅山 金穴上詳富二　拾遺記漢郭況累金數億以玉器𥁞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為瓊廚金穴 藩身 潤屋左傳貨以藩身　大學曾子曰富潤屋

增寶精 財雄九國志王處回積巨萬計蜀中富家罕與比先在太原家甚貧有善相者周元豹指謂曰此子寶精也他日當大富果如其言　漢班固自敘遠祖以財雄北邊 犀犬 玉豚搜神記元康中瑤懷家忽聞池中有犬聲視之得犬

子雖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幽明錄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所向如意田蠶並收家遂富

掣鏁　傳鈎

寰宇記牛潭北岸有石周圍三丈許漁人見金牛自水而出盤於此石義興周雲甫嘗見此牛寢伏石上旁有金鎖如索繩雲甫素銳勇往掩此牛掣斷其鎖得二尺許遂以財雄　搜神記京兆有張氏者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於室止於對牀張氏披懷而祝曰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飜入懷以手探之得一金帶鈎焉自後子孫貨財萬倍故關西稱張氏傳鈎

銀槽　寳井

伽藍記河間王琛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王服其豪富　拾遺記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筭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寳井

淵府　通人　清署

筆談富者怨之府論衡通人猶富人

飛錢　種珠

幽明録海陵人黄尋常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拾而得之尋巨富錢數至千萬　南唐近事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杜絕賓客惟自荷以鋤理小圃成畦取真珠布土壤間若種蔬狀既種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

足穀　多田

北夢瑣言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命從容奏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囷無用貪矣帝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唐盧從愿傳從愿厥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目為多田翁

窖粟　載金

史記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錦繡萬花谷唐馮盎豪俠入朝載金一舸自隨

原

積財如山　王隱晉書石崇百道營生積財如山　閉門成市　東觀漢記樊重素富閉門成市

輜車千乘　史記穰侯出關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　蜀志糜竺僮客萬人貲產巨萬

曰安曰富　周禮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七曰富　謂賞謂殃　謂平其稅不專取也　左傳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計算帛金　徐廣晉紀王戎殖財賄家僮數百計算金帛有如不足　稱量珠玉　下郭況事詳富二

史稱陶白　史記范蠡白圭事詳富二　漢著程羅　漢書程鄭冶鑄富埒卓氏又曰成都羅裒貲至鉅萬

不過百乘　禮記家富不過百乘　三致千金　史記范蠡善治生十九年三致千金

增漿酒霍肉　金

罍玉鍾 漢書鮑宣上書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鹽鐵論富者銀口黄耳金罍玉鍾

原 **饌飾緣繢**

谷量馬牛 宋史石保吉傳保吉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别墅雖饌品亦飾以緣繢 漢書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增 **擬于公室**

比之邦君 史記管仲傳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 後漢陰興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隷比之邦君

兼有山海

資之天地 伽藍記高陽王雍為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 宋王安石與馬運判書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

金瓶

銀甕　珠殿玉堂　伽藍記河間王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椀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合稱是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内　五代南漢劉龑世家龑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

牀為玳瑁　窗有珊瑚　西京雜記韓嫣以玳瑁為牀　唐沈佺期七夕曝衣篇瑇瑁筵中別作春珊瑚窗裏翻成畫

衆人之怨　君子所辭　漢疏廣傳廣曰富者衆人之怨也　禮記君子辭富不辭貧

皆及十世　不出徼財　南中志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　九經訓財章富不出徼財

當畜五牸　願足百羊　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聞朱公富往而問術公告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

氏之南滋息以興故曰猗頓　金樓子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常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

北路南路　**黃衣白衣**　南史徐君蒨傳君蒨為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時襄陽魚宏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稽神錄陳尚書言某昔在鄉里性踈簡喜賓客嘗有二道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聞二客牀上鏗然有聲久之若無人秉燭視之見白衣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家遂富

彈以金丸　**躡皆珠履**　西京雜記漢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彈丸　史記楚春申君賓客三千人皆躡珠履

可埒王者　**不如儒生**　史記貨殖傳猗頓用盬鹽起而

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論衡富人不如儒生

後自能得　此安可加

晉石崇傳崇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南史盧陵威王續傳續躭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啟遺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

連車列騎　藏新食陳

鹽鐵論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　又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田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

樹榆成籬

三國鄭渾傳渾為山陽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邨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

吐金滿釜

述異記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

以酒祝而盆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顧家大富

不待委積　欲為繫援　韓詩外傳安命養性者不待委積而富　國語董叔將取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

雨金十斛　種橘千頭　述異記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日天雨金十斛于其家　姓譜三國吳李衡每欲理產業妻習氏不許衡密遣人于龍陽種橘千株臨終戒其子曰汝母惡吾營家故家貧如此吾于氾川種橘乃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又史遷言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

王清買栗　元寶視龍　酉陽雜俎唐元和初洛陽郭百姓王清買田畔一枯栗樹經宿為隣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木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焚錢成龍形號王清木　春渚記聞昔唐明皇

見一龍橫亘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亦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貴令名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同

皆飾龍鳳 **不設檯柈**

五代晉臣傳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景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　錦繡萬花谷唐宰相楊國忠家富凡有賓客設酒則不設檯柈令妓女各執其事號曰肉檯柈又冬月則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

涇渭溉田 **黃紫標庫**

前漢張禹傳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　南史梁臨川靜惠王宏傳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計見錢三億餘萬

庭中栽樹各出一枝 **樓上扣鐘便輸十萬**

姓譜宋馮大亮見樵叟八人各出柟木一

枝才五六寸曰可栽庭中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旬月而樹凌空金玉自至　中朝故事京輦自黄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有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而入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運錢十萬入寺

錢用一文見郡王之獨坐　被裁百幅酬太守之前言

姓譜梁褒之横少好窮游重氣使不事產業兄之髙以其縱誕乃為狹被疏食以激厲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僕數百人于圬陂大營田野遂至殷富後除吴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妻巷叢談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内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

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若玉衡不能測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内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波潮噴激真推袁氏之名園 珠玉贈遺感羡王郎之善筆

西京雜記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搆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不斷牦牛青兕奇獸委積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蓄白鸚鵡紫鴛鴦于中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奇花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 拾遺記琅邪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婦人遺以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於廩九

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
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

戒懼附

原知止 能散 老子知止者富禮積而能散 不貪 周施 左傳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後漢書折象父國為鬱林太守有貲財二億家僮千八百人及國卒象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

增賑施宗族 泛游湖湘 三國志溫恢傳恢內足于財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賑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 已瘥編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師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上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萬歎曰兆已萌于此矣即以家貲付託諸僕買巨船載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

以次籍沒獨萬護令終

驕佚附

原服文彩　食膏粱　老子服文彩厭飲食是為盜夸國語膏粱之性難正也言易驕難正

增皆窮上品　猶無下箸　南史到撝傳撝資籍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　晉書何曾傳曾字穎考性奢豪務在華侈惟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烏羽擇米　人乳蒸豚　唐書韋陟傳陟性侈縱侍兒列左右常數十窮治饌羞以烏羽擇米每食廚中所棄猶不減萬錢常以五采牋為書使侍妾主之裁答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

字若五孫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晉書王濟傳
帝常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
其故答曰以
人乳蒸之

塗巷盈湍 錦繡牽持

南史徐湛之傳
湛之貴戚豪強
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
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
游塗巷盈湍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 五代王鎔傳鎔
襲成德軍節度使梁太祖以女妻之即位封趙王鎔驕
于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
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
歸

各執一器 必費萬錢

五代南唐孫晟傳晟事李
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
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
侍 人梁趙犨傳犨子巖自以有功又尚長樂公主開
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盛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
良田大宅裒列商賈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

一飲食必費萬錢

閣名多寶 館造迎風

宋賈似道傳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倡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　伽藍記河間王琛嘗語人云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茅雕薪況吾大魏天潢不為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窗户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

苑包山藪 舫立亭池

後漢梁冀傳冀大起第舍冀妻孫壽亦對街為宅殫竭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户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

飛走其間奠奇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内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䊮同王家西至宏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邱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　南史孫瑒傳瑒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絶及出鎭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芰荷毎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禍難 附

原將殲　必毀　左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于其舊穆子曰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白帖盈必毀天之道

生孽　賈害　左傳蘊利生孽　又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

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焚身 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

覆餗 易鼎折足覆公餗

陳車服 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墜腐鼠 列子虞氏梁之富人錢帛無量登高樓臨大路陳酒擊博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墜其腐鼠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乃辱我以腐鼠乃聚衆攻之滅其家

貪富附

原行妨 老子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欲縱 禮記欲不可縱

載寶 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飲泉 晉書吳隱之傳廣州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

增怙勢

敵國 宋符彥卿傳彥卿鎮大名以政委牙校劉思遇思遇貪黠怙勢斂貨財公府之利多入其

家　宋秦檜傳檜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

市帶償價　行服分資

五代漢蘇逢吉傳逢吉納貨賂市權鬻官誘者讙譁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辭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　金呼都克傳呼都克以后戚贓污不法其在橫海拜富人為父及死為其行服而分其資

家成市里　室充珍玩

晉羅尚傳尚性貪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　又王國寶傳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入庫取帶　給麻助緡

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　唐書滕王元嬰傳高宗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

及蔣王貧羸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

吝嗇 附

原甚愛 既纖 老子甚愛必大費 前漢書貨殖傳周人既纖注纖者儉嗇也 衣弋

綈 鑽李核 漢書張安世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役 晉書王戎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癖識和嶠 疾笑王戎 晉書和嶠富擬王者而至吝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又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還直乃歡 遺衣更取 晉書王戎事詳債負三又王戎事詳乞假三

增空懸金帛 常棄珍羞 南史梁諸子傳園正武陵王紀第二子紀聞園難謂僚佐

曰七官丈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黄金一斤為餅百餅為鐽至有百鐽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　又朱昇傳昇及諸子自溯潚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賄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爛腐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别房亦不分贍

富四

增奇智

青藜子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

出溢

論衡農商殊業所蓄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粗量其多少其出溢者論政理書富室貧之母也

貧母

唐柳宗元答元饒州

原貲次如苴

漢書成都羅裒貲至巨萬初裒賈京師為平陵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顧之

石氏持錢其人强力石氏貲次如苴親信之遺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衷舉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推力餘貸郡國人莫敢負注如氏苴氏皆富人也

增**鞭懸桑樹** 晉中興書上黨鮑瑗家多喪疾貧苦嘗就卜淳于智智作卦成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將新馬鞭就買者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千餘萬于是家業用饒

抱甕可熟 獨異志晉羊琇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便可熟

用財自衛 史記巴蜀寡婦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積如丘山 後漢董卓傳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鄔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珍積如丘山

室有牛聲 五代史袁象先傳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長

子正辭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言依於豪 鄧析子與富者言依於豪

元叔豪宕 姓譜宗連長長安富人季女賢而有色欲求賢壻時趙元叔豪宕家徒四壁宗以女妻之與奴婢二十餘口馬十餘匹金帛巨萬遂為富人

不可祿使 鹽鐵論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視其所與 韓詩外傳富則視其所與

游閒公子 漢書貨殖傳南陽宛孔氏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

誤入卿內 語林劉實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實反走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廁耳

張晨引星 廣古今五行記北齊後主武平初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為婚載酒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

若流星曳影其妻遂下車戴拜張裹引之便入裹下遂家觀之乃金也遂盛於庫櫃每至良辰恒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庭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栖集家遂大富

字有青麻

春渚記聞宣和間科增郡縣兌夫錢海州有楊秀才妻劉氏饒于財乃以十萬錢代下户之輸縣令欣然輦還庫藏為空巽日庫錢復滿每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有麻十萬家豈神運至此耶劉因密令注青州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其後家益富云

木土被文錦

漢書貨殖傳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

藏酒萬餘石

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戒懼 附

原毋苟得 禮記臨財毋苟得

驕佚 附

原不期侈 尚書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

增選極一時 晉書賈充傳既爲充嗣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童舞女選極一時

駿馬侯服 北史爾朱榮傳榮子文略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彈衣而徃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

速探牛心 晉書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衫皆火浣 宄委

餘編晉武帝時外國有進火浣布者帝服以幸石季倫李倫身斂服僕帝左右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禍難 附

原多藏厚亡 老子多藏必厚亡

增頴水清濁 漢魏其武安侯傳灌將軍夫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頴川頴川兒乃歌之曰頴水清灌氏寧頴水濁灌氏族

麻鞋一屋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朝夕有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至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麻鞋一屋敝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

令尹不免 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

福進玉枕 五代漢史宏肇傳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

錢十四萬遣僮賫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史宏肇捕治福進棄市籍其家財

子昂筮卦

唐陳子昂傳子昂父世高貲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何不早散

晉書石崇傳孫秀矯詔收崇車載詣東市崇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

一騎走南山

五代唐臣列傳劉延朗掌機密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

貪富 附

增饕餮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

影質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内無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

地癖唐書李愷并州人頗殖産田疇彌望時謂地癖

為郡四盡南史梁魚宏傳宏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穀米盡邨里人庶盡

傷腰折股左編北魏孝明靈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李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于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

結為兄弟北史齊漁陽王紹信傳紹信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

置

金牛後 稗海秦惠王伐蜀刻五石牛置金于後曰此天牛能糞金蜀王以為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

取不見人 列子齊有欲金者至鬻金所攫金而去吏捕之對曰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

足以畢老 魏志董卓築郿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且寄且養 天中記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須此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經數月便令賣却一雞三十錢得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謂里正曰吾亦未須此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莖十錢遂得五十萬

渠伊捋鬚 天中記張崇帥廬州士庶苦之常入覲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不復來矣崇

復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入覲有罷府之議人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

吝嗇 附

增**獵酒** 續世說漢章思在上黨五年性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覺刺而怒曰必是來獵酒也

原**從洪貸絹** 魏志曹洪家富性吝嗇文帝在東宮時從洪貸絹不如意恨之

食常不足 白帖鄭太有田四百頃食常不足

增**頫拾仰取** 漢書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子兄弟約頫有拾仰有取

啜肉封殘 北夢瑣言尚書歸登性甚吝嗇常爛一羊胛旋割旋啜封其殘者一日登妻偎于封處割食登不見原封大怒其妻由是沒身不食肉

止有二韭 伽藍記李崇為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常無

内味止有二韭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說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為之大笑

行如環珮 周太祖紀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于衣下行如環珮

不知景卿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宅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常宿客舍庶錢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不知實是景卿

刺史不守鞋 天中記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履穿仁凱曰阿公為汝經營有頃門夫著新鞋而入仁凱廳前樹上有鴷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仁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徙跣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汝鴷啄木鳥也

富五

增詩唐高適行路難曰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行滿眼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獨愁苦　宋蘇軾詩曰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水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黄金如轉燭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濵其足源泉灌注

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

張衡西京賦曰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

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為

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

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注琳碧瓀珉皆玉石璘彬

雜色也雖館宇不廣大然雕飾華麗無有越于天子者矣　晉左思蜀都賦曰闤闠

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

波黄潤比筒籝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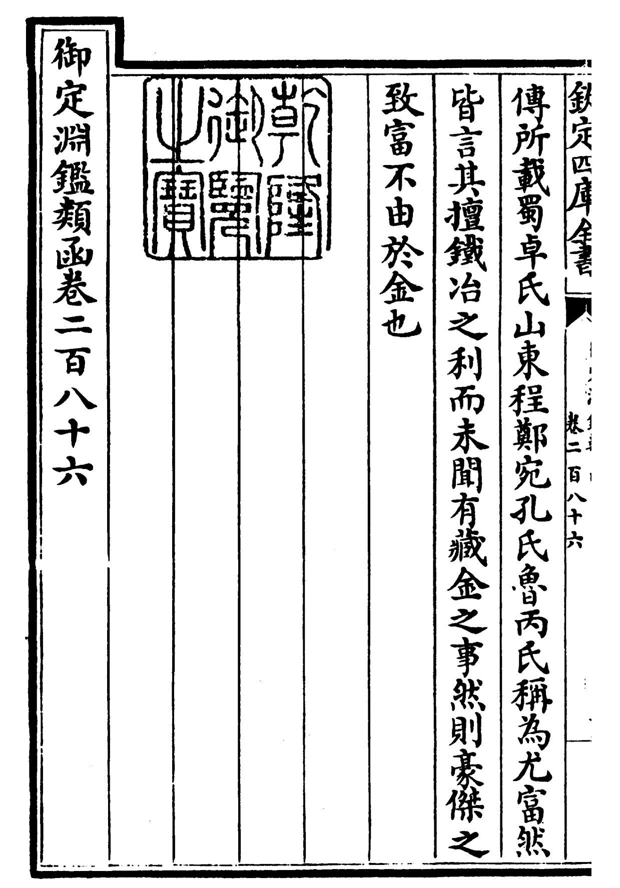
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鈲摫兼呈亦以財雄翕集邊城注離異也言房屋雖異機杼和鳴黃潤謂筒中細布也籯盛金之器梁益之閒裁木為器曰鈲裂帛為衣曰摫兼呈者皆有常課至擬于王者翕集盛貌臨邛是蜀之邊縣故亦云邊城　又吳都賦曰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增疏漢鼂錯論貴粟疏略曰今農夫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

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竒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增論宋劉峻廣絶交論曰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傳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徽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志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

增雜文宋馬端臨論抗冶曰漢法置小鐵官徧于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于金也貨殖



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曹丙氏稱為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傑之致富不由於金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王永年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人部四十六 貧

貧一

增爾雅曰窶貧也 疏曰窶者無禮也 說文曰貧財分少也 原呂忱字林曰窶貧空也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 捷謂狎建 或謂之褸裂 褸衣壞貌音樓 或謂之藍縷 左傳曰蓽路藍縷為貧也 尚書洪範六極四曰貧 增詩曰出自北門

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又曰三歲食貧　原又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增禮記曰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　原又曰貧者不以貨財為禮　增又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原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并日而食易衣而出　增詩説曰鄘風有狐君子於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　戰國策蘇秦曰貧窮則父母不子

史記貨殖傳曰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李斯傳曰悲莫悲于窮困　漢書曰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　禮樂志曰奢泰則下不遜而國貧　五行志曰寒則不生五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鼂錯傳曰民貧窮者變其業　食貨志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蓑衣類也）　董仲舒傳曰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南史李潙傳曰潙謂古人安貧清白曰涅而不淄曰白　通鑑田子方曰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列子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　又曰貧者士之常也　管子曰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　荀卿子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財貨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鄧析子曰與貧者

言依於利　韓非子曰用力者寡則國貧　又曰無饑饉疾疢禍皋之疾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　宋玉九辯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為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漢王充論衡曰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内内中空虛徒四壁立

黄憲外史曰貧者不報人以幣　魏劉劭人物志曰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　北齊顔氏家訓曰南人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而

家人妻子不免飢寒　原宋書顔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矣不惟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　增宋王安石言事略曰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　明楊思義傳曰思義為戸部尚書帝諭之曰先王之世無不耕之土不蠶之民自什一制湮技巧作而農桑業廢一民負耒百家待食一女理織百夫待衣欲民不貧何可得也

原六韜曰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增劉向新序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

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戰國策曰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儲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史記滑稽傳曰楚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死屬我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

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與左右不能別也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叔敖不如自殺　原晏子曰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賓客　國語曰叔

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修其德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修而憂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

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也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决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孔子謂顔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

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孫卿子曰子夏貧常懸鶉衣於辟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我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我不復見　增高士傳曰周威王時齊隱士黔婁子守道不屈卒時覆以布被覆頭則足露覆足則頭露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

不如正而不足　原莊子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為活爾君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又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

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不得也 增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貧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劉向新序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室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

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東坡志林曰齊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曰玉生於山制璞則破焉士生於野推選則禄焉然而璞不完形神不全蠋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富貴蠋可謂安於貧者也　原史記甘茂傳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

懼而遁逃無所容迹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之明令臣困顧以餘光振之　增前漢書食貨志曰始皇并天下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師古曰太半三分取其二　史記陳丞相世家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

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淮陰侯傳曰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縣名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原齊悼惠王世家曰魏勃少時欲求見丞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埽夜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

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叅因以為舍人

增鄺生列傳曰鄺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外戚世家曰竇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封侯

滑稽傳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

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為二千石佩
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
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
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耶　司馬相如列傳曰
相如與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原漢書朱
買臣傳曰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常艾薪樵賣以
給食妻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

如公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增主父偃傳曰偃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後為齊相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絶矣無復入偃之門　司馬遷傳曰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　潛夫論曰兒寛賣刀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後漢

書鄭玄傳曰玄字康成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數千百人　郭丹傳曰范遷為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禄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家無擔石焉　原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增後漢書鍾離意傳曰藥崧者河内人天性樸忠家貧為郎當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

帝每夜入臺輒見嵇問其故甚嘉之注扯謂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扯

原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户藜藿不猒　又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為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有時絶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范曄後漢書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事毋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　增三國

胡質傳曰質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書衣篋而已　闞澤傳曰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原魏略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芭以自供　增魏邴原别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

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荅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　晉書殷仲堪傳曰仲堪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能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陶潛傳曰潛嘗著五栁先生傳以自況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　元林坤誠齋雜記曰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氊席　南史劉訏傳曰訏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

之月或無饘粥訏處之晏如人不覺其饑寒也　北史司馬裔傳曰裔性清約不事生産所得俸禄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　高允傳曰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　房彦謙傳曰彦謙前後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恤親友家

無餘財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劉晝傳曰晝少孤貧愛學服膺無倦常閉户讀書暑月唯著犢鼻褌　北齊書文宣帝紀曰初高祖之歸爾朱榮時經喪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時帝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　唐書鄭餘慶傳曰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内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誡使曰是

家貧不可妄求取　杜甫傳曰甫少貧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盖體常寄食於人　鄭虔傳曰虔初為協律郎明皇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氊云　唐紀曰李景讓幼時家貧居於東郭宅後古牆因雨隤陷得錢盈船景讓母李氏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

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　五代史曰梁朱
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温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
傭食蕭縣人劉崇家　宋史吕蒙正傳曰蒙正父龜圖
多内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　東
軒筆錄曰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
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
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才非
凡客也一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學職月

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大矣儻索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　湘山野錄曰范希文少時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數十莖酢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稗史曰宋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

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南遷時北使至内宴宰執與馬使者歷視諸相語侍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夢溪筆談曰宋晏元獻公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宫官殊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

可爲具臣若有錢亦湏往上益嘉其誠實　語林曰蘇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盤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　性理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則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

自家身　貧士傳曰宋賈收字耘老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為作古木怪石一紙遇饑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當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遼史耶律玦傳曰玦不喜貨殖帝知其貧賜宮戶十　耶律哈斯傳曰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

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茍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　金史郝天挺傳曰太原元好問嘗從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　張潛傳曰潛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　王政傳曰天會四年為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

管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奸政獨明會計嚴扃鐍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棟摩戲之曰汝為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　元史廉希憲傳曰希憲罷相阿哈瑪特因譏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從何設宴　許衡傳曰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　王磐傳曰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郾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

器為朝暮食　李德輝傳曰德輝值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莧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既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　董士選傳曰士選晚年好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為行資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　虞集傳曰集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茍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為妻充本位

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懋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凖禮物集不許懋愧歎而去其束修羔鴈之入還以為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　備遺録曰明方孝孺嘗臥病絶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　明劉崧傳曰崧七歲能賦詩家貧寒無爐火手皸裂而抄録不輟　李時勉傳曰時勉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

貧三

原蓬室 棘庭 高士傳老萊子以蓬蒿為室詳隱逸二抱朴子葛洪貧無僮僕籬落頹決棘荊叢生庭宇

夜耕 晝傭 陶潛搜神後記周畔貧而好道夫婦夜耕 後燕錄王高夫妻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磚

茅宅 葛牀 李劭別傳公居貧而不好修產業有稻田三十畝茅宅一區 皇甫謐高士傳田禾年老家貧茅居葛牀守道不仕

牛衣 蝸廬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魏書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財起蝸牛廬居止其中妻子凍餓

蓬雷 席門 抱朴子葛洪家貧蓬蒿塞乎階雷

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居窮巷中以席為門然門多長者車轍

賣卜　**傭書**　司馬彪續漢書范丹桓帝時辟為太尉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弊服賣卜於市　魏收後魏書崔亮字敬儒家貧傭書自業

蓽門　**蓬廬**　禮蓽門圭窬詳貧一　張衡歸田賦感老氏之遺戒乃迴駕乎蓬廬

增**斫屧**　**織簾**　南史江泌傳泌少貧晝日斫屧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　又沈麟士傳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採梠　**緯蕭**　晉隱逸傳夏統字仲御幼孤貧事母孝每採梠求食不肯仕　莊子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食者

吞紙　**賣文**　山堂肆考義陽朱詹好學家貧日不炊爨時吞紙以實腹　又段湛家貧賣文為活

然糠　**運穀**　南史顧歡傳歡字景怡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

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稗史陳茂烈官至御史致仕一生清苦貧甚有人候之見其自運穀入室　鶉衣　螢囊　唐杜甫詩烏几重重縛鶉衣寸寸針　晋車胤傳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螢火數十以照書　厚報　拙謀　唐書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　晋陶侃詩貧敎謀事拙病使出言憂　烹犬　宿藁　貧士傳周方叔字矩道居丹陽築室五州山下誦讀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米送之一日龔農卿準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為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社城中織箕為業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宿其中旦收之　原立肺石　宿白社　周禮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煢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　晋董京傳京字

威輦嘗宿洛陽白
社中時乞於市　地無立錐　室如懸磬　史記孫叔敖事詳貧
二　左傳室如
懸磬野無青草　居常待終　非力不食　高士傳榮啓期曰貧者士
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漢徐穉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家無正
寢　增食不盈腸　唐温彦博傳彦博家貧無正寢　又
韓愈詩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體
錢服相周　原琴歌自樂　貧士傳沈道虔冬無複衣
戴顒聞而迎之周以錢服
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　高士傳榮啓期鹿裘帶
索援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　增
賜十萬錢　封四百户　晉王嶠傳初朝議欲以嶠為丹
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
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
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史記楚孫叔敖死其子貧困負

薪優孟言於楚王於是召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户以奉其祀

書樵夜讀　**春韭夏菘**　唐馬懷素傳懷素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　堯山堂外紀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嘗問彥倫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嘗問何味最佳答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

見辱友壻　**為哀王孫**　漢嚴助傳上問助居鄉里時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　漢紀韓信家貧釣于城下有漂母飯信信曰吾必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山堂肆考王食豈望報乎

景略鬻畚　**少游典衣**　猛字景略家貧以鬻畚為事嘗至洛陽有人買畚曰吾家在此可隨取直猛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引猛進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送出山猛顧視乃嵩山也　又宋秦觀字少游嘗遺錢文穆詩三年京

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
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乞不多取　貧不苟得

魏略寒貧者姓石字德林獨居窮巷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瞪而不言因與脯糒及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已　貧士傳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乞食以葬　帶經而農

五代史雜傳李琪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　晉皇甫謐傳謐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牽船作屋　編草為裳

南史張融傳武帝問融何

處住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　晉孫登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

義不獨飽　意將何求

南史郭原平傳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有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　稗史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其子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錢何見怪　綿乃生悲

稗史俗傳書生入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　世說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皆袷布飲酒醉眠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窶如七星 覆無一瓦稗史鄭廣文虔屋室破漏自下望之窶如七星宋歐陽脩瀧岡阡表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禄雖薄常不使有餘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

折蒲當紙 映月代燈晉王育傳育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宋陸佃傳佃字農師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

蔽前掩後 計口度身貧士傳郭泰從屈伯彥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晉王裒傳裒家貧躬耕計口而佃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

藏金以待 出甕為炊一統

志晉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至期果至妻執板往使者取蓍筮之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汝漸困故藏金以待知我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盤在屋東掘之如卜 搜神後記晉謝端少孤無有親屬為隣人所養嘗得一大螺如三升壺取以歸貯甕中後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曰新婦何來而相為炊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故使我權為守舍炊烹而卿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留此殼去以貯米常可不乏

吾親未享 此子屢空 元揭傒斯傳傒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于前輒慨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 漢賈逵傳逵母嘗有疾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

相士多失

為客甚困二 詳貧

飢惟曼倩 寒有西華 漢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對上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南史梁任昉傳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裠道逢平原劉孝標乃著廣絶交論以譏其舊友

庾郎有菜 范婦無幝 南史齊庾杲之傳杲之初為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世説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寧可使婦無幝耶范笑而受之

牧豕海上 種瓜城東 史記丞相公孫宏菑川薛縣人也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

説　又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

剡雪相訪　懷書自隨

宋王陶傳陶微時苦貧寓京師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餧荷一鍤剡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　南史孔子袪傳子袪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懐書自隨役閒則誦讀

賣犬辦嫁　斂錢為婚

世説謝石奴請吳隐之為衛將軍主簿隐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遣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晉阮脩傳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共處蓬室　合買犢車

南史劉瓛傳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　漢蔡義傳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門下好事者為義

合買犢車令乘之

裘敝蘇秦　衣穿到溉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鎰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　梁書到溉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豈變吾志　不因人熱 姓譜宋俞易直尉彭澤不苟取不沾名以母老不仕歸嘗有病縣令盧知原往視之問以後事曰棺已具衣已浣附葬先塋他無所須也盧退遺以錢五萬易直曰吾素貧豈以五萬錢變吾志哉　世說梁鴻字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之

猶有一劍　不過十金 史記孟嘗君列傳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　漢揚雄傳雄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

儲晏如也

剪髮易書 **載酒從學** 元陳祐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剪髮易書使讀之 緯略漢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餚從學

同食遞衣 **決踵見肘** 漢李充傳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 下見貧二

舒被覆書 **驅驢負醋** 南史丘巨源傳虞通之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溼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溼 稗史彙編代稱士流為措大言其肖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皆比于醋而更驗故謂之或謂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而笑之

脫衣為賻 **撤屋而炊** 南史張融傳竺超人孫微冬月遺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為賻披牛被而返 又阮孝緒傳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墓樵舉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磨鏡以給

鬻馬而歸典略程堅字謀甫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　左編宋范仲淹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比去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隨師無糧　拜官得祿後漢衛颯傳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　唐吳兢傳兢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

李恂拾橡　步隲種瓜東觀漢記李恂餉遺無所受居新安關下拾橡實為食　三國步隲傳隲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

定交杵臼　往舍郵亭漢吳祐傳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間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宦遊不遂而來過我于是相如往舍郵亭

卷褥質酒　然葉照書北史李元忠傳齊孫騰司馬子

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　唐柳璨傳璨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

徒有四壁　**不滿萬錢**

崔鴻後燕錄魏郡王高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飢食藜藿寒衣草衣家貧徒有四壁　漢貢禹傳元帝遷禹為光禄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一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同衣而行　**五日不食**

後漢檀敷傳敷家貧無産業子孫同衣而出又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　南史王智深傳智深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先根食之

書取柿葉　**衣得羊裘**

東坡志林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　北史房景先傳景先少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

母曰豈可使兄傭債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欣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

三旬九食　二日一餐

說苑子思居衞三旬九食　貧士傳沈顗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田鐵二日一餐或饋粱肉閉門不受唯采蓴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使歡驅雀　以冲質羊

南史顧歡傳歡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錦繡萬花谷晉桓温弟冲並少家貧母患需羊以解温乃以冲質羊

材官起屋　有司立廟

南史王延之傳延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即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　唐書戴胄傳胄卒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

軾饑如鼠　立飽以魚

宋蘇軾詩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齩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

金崔立傳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為嵐州招討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為食立潛結納之安國健啗日飽之以魚

賣宅以葬 **結草而居** 北史山偉傳偉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後漢范丹傳丹結草室而居所止單陋

遺糧受半 **餉錢立盡** 先賢行狀胡定字元定至行絕人在喪雉兔遊其庭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户曹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臥在牀令即遣掾以乾糧就遺之定乃受半 貧士傳劉凝之字隱安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甘飢餓

原三日未舉火 **十年不製衣** 莊子曾子在衛三日不舉火又曾子縕袍無表十年不製衣

增母欲弗與女 **吾當為助卿** 三國呂範傳範少為縣吏邑人劉氏家富女美

範求之女母嫗欲勿與劉氏曰觀吕子衡窮當久貧者耶　晉魏舒傳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賑其匱乏舒受而勿辭

東坡有破硯　威輦無完衣

宋蘇軾詩我生無田食破硯遍來硯枯磨不出　逸士傳董威輦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為衣號百結衣

甂甋為障安問紫絲　庲庮作薪空思鳳蠟

貧士傳扈累字伯重以甂甋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則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不輟又晉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　古樂府百里奚妻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别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吾為按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又晉石崇以蠟代薪王僧綽採蠟燭淚為鳳凰故名鳳蠟

辨雷淵之居乃是躭書　恕管仲

之貪知非嗜利金雷淵傳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敝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為倨其友商衡每為辨之且賙恤焉　史記管晏列傳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相依庾氏何妨蔬食園中　共屬阮門一任綺羅道北晉范汪傳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自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　又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薪將給食恒羞負戴相隨　史欲質錢應愧箕裘能紹漢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

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南史劉僑傳僑素貧常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方為重器相遺鹽婦之巾 本是富家乃貰市人之酒 南史賀德基傳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過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貌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賣酒于成都

挂百錢於鳩杖惟知綠蟻驅愁 貯一斛於金柈猶記檳榔消食 晉阮修傳修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暢雖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江氏家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穆之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貧四

原 裋褐 淮南子貧人夏則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裋褐不掩形而煬竈

臥雪 汝南先賢傳袁安居洛陽時大雪丈餘洛陽令按行見安門無行路謂安死矣除雪入户安僵卧自如令以為賢遂舉為孝廉

增 飯後鐘 山堂肆考唐王播貧而好學客居木蘭寺寺僧叩鐘會食播每

聞鐘聲即赴會衆僧厭之乃飯後叩鐘播聞鐘聲而來則飯已完矣播題詩于壁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播去後二十餘年得官來守是邦復至木蘭寺見前詩以碧紗罩之播續成後二句曰二十年前塵土面于今始得碧紗籠

原藜羹不糝　家語孔子厄于陳蔡藜羹不糝

增儲無儋石　魏志華歆素清貧所得禄賜以賑施親戚家無儋石之儲　按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儋石蘇林云齊人名小罌為儋石

琴書自隨　元庶希憲傳希憲出鎮荆南及還囊槖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賜白金五十兩鈔萬貫

薪蘇繼晷　宋汪應辰傳應辰家貧無膏油每拾新蘇以繼晷

單步之官　三國崔林傳林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注儭百錢　南史張融傳融解褐為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儭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

融獨注僦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

鬼為撫掌南史劉粹傳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乃止

我常自耕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荅曰我常自耕耳

單行定省晉胡威傳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

總事不役元趙宏毅傳宏毅少家貧無書傭于巨室畫則為役夜則借書讀之或閔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

大驚樊參軍晉石勒載記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

抄書日者家元許衡傳衡遺世亂且貧無書

嘗從日者家見書疏
義因請寓宿手抄

貧五

增詩魏曹植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不充虛被褐猶不全　晉左思詠史詩曰主父宦不達骨月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原又曰習習籠中

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内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漸踈　晉張望詩曰荒墟人迹稀隱僻閭隣濶葦籬自朽損毀屋每寥豁炎夏無完絺隆冬無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生愈瘁愁來不可割　江逌詩曰蓽門不啓扉環堵蒙蒿榛空瓢覆壁下簞上自生塵出問誰家子儦㤲哉亦何貧

陶潛貧士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弗

嘗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乃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固無憂　增又曰淒厲歲將暮擁褐曝南軒前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絶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坐外日昃不遑研　原又曰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髙音斂衿不掩肘藜羮乏恒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鮑照愁苦行曰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盛顔當少歇鬢髪先老白親友四面絶朋知斷三益空庭慙樹萱藥餌

饋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顔就人惜俄頃不相酬忸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為千條計事未見一獲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窀穸　袁伯文述山貧詩曰傭滌倦閭閈耕牧憊松卯製荷依露竄褰若逗霜洲鬢垂驚年素膚耗盈帶憂幸有深栖性幽山可以留　蕭璟貧士詩曰四時迭來往苦辛隨事迫三冬泣牛被五月披裘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季秋授衣節荷裳竟不易班超棄筆硯婁敬脫挽軛雖云丈夫志終涉自媒

迹賢哉顔氏子飲水常怡懌　增唐賈島朝飢詩曰市
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欲
見白日雪來塞青天立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饑莫詬
他門古人有拙言　杜甫同谷縣歌曰長鑱長鑱白木
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黄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
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
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　又貧交行曰翻手作雲覆手
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

如土　又空囊詩曰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又戲贈鄭廣文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高適詠史詩曰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岑參題新鄉王釜廳壁詩曰憐君守一尉家計復清貧禄米常不足俸錢供與人　劉兼貧女詩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

儉梳粧敢將十指誇偏巧不把雙眉鬭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王建贈崔禮駙馬詩曰鳳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王鞭平與賣書人家中絃管聽常少分外詩篇看即新一月一回陪内宴馬蹄猶猒踏香塵　宋黄庭堅詩曰李髯家徒四立辟未嘗一飯曽留客春寒茅屋交相風傍牆捫蝨讀書策老妻甘貧能養姑寧剪髻鬟不典書大兒得飡不得魚小兒得褌不索襦　蘇軾贈西蜀楊耆

詩曰孤邨微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擁馬愁吟互答有蛩螿天寒滯穗猶横畆歲晚空機尚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陸游貧述詩曰寒生肌栗苦衣單瘦減頭圍覺帽寬荒寂在家猶逆旅窮空養老亦蔬餐柴青竈突騰烟細膏盡燈釭照字難猶喜新醅三斗熟半窓梅影助清歡　天台民宋氏鸎廬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説與東園栁明日相逢是路人　張景修貧居詩曰茅

簷月有千錢秫稻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　元虞集詠貧士詩曰老骨寒不寐夜長況聞風心悸危欲折踊躋敗絮中雞鳴當晨參馬芻不充山童衣百鶉嗅之愧悤悤求火掃木葉庭樹亦已空決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芍遂牛馬性放歸春草豐中丞趙世安常為伯生請曰虞集久居京師甚貧且病幸假一外職使醫文宗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原賦漢揚雄逐貧賦曰揚子遁世離俗隱處左鄰崇山

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敝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綺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槃徒行負笈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絶達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為之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隐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静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負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懐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瑶臺瓊室華屋崇髙流酒為池積肉為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所福禄如山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戾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齎而興降階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予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增䟽漢晁錯論貴粟䟽略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民如鳥獸雖有髙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歳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原㦽宋晁道元與吞公㦽曰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蚑蚃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汙累燻體貌萎黄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藜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

縦袷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縁不覆其長度申脚則足出攣捲則拳露

原書魏應璩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縣罄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新芻既盡舊穀亦傾進無顔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宴如之情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飢憂在旦夕而欲東希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厨食之禄誠恐將為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又與董仲連書曰穀糴驚踴告求周鄰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

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厮役之勞懐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譏於臧獲入見責於嬪息忽使邑憒不知處世之為樂　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夫秋節凉和霖雨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辟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隟漏霑於衣服蓁蒸單竭儋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與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懐

蹙頞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蓋由
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閶
闔振翼紫微運籌幃幄顯揚豐績豈久沈滯於下職契
濶於貧悴哉　增宋張融與從叔永書曰融昔幼學早
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
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
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
耕何至此事　又與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

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增頌宋司馬光顔樂亭頌曰貧而無怨難顔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略曰夫餓饉流隷饑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　梁劉孝標廣絶交論曰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

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始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

原雜文漢蔡邕九惟文曰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漂無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歡欣　增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

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戾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我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戞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為我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

間

明方孝孺題黄東谷詩後曰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固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其一雖處乎崇臺廣厦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為言語

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謡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慊然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為窮世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埶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己之非果達也